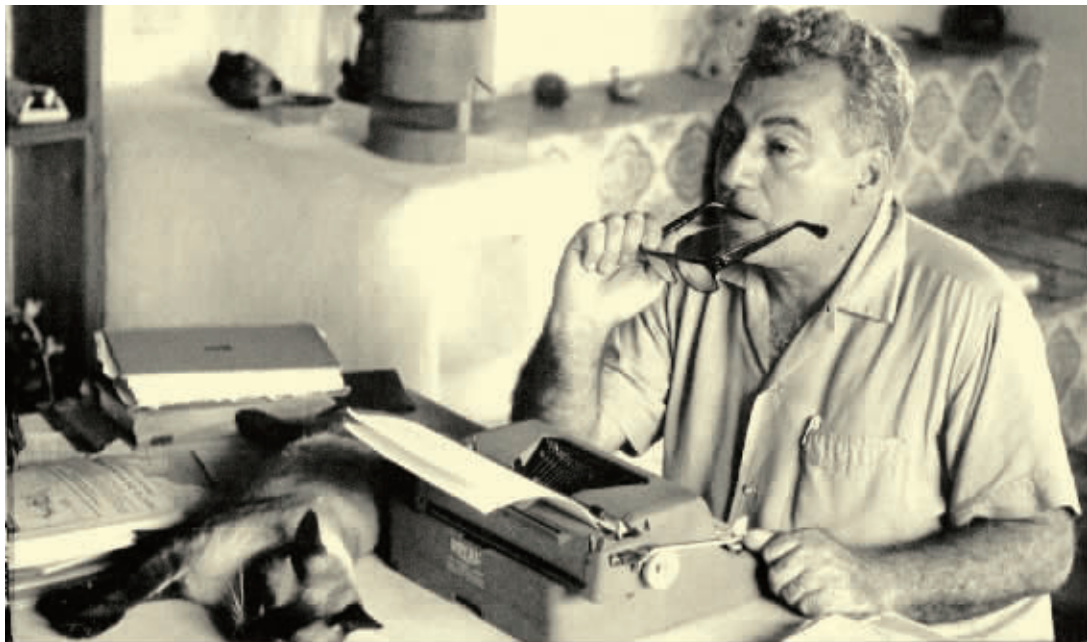


《金卡斯的两次死亡》



《金卡斯的两次死亡》
作者:若热·亚马多
译林出版社
2016年7月

出版于1959年,是亚马多唯一的中篇小说,水准却绝不输于他最知名的长篇作品。在创作时间上,这本书和他的长篇小说《加布里埃拉》一样,是亚马多从“承诺文学”向“民俗文学”的转型之作,其中既延续了前期批判资产阶级虚伪道德的左派传统,也开拓了辛辣幽默的超现实主义叙事风格。通过对巴西精神的洞悉和把握,亚马多彻底摆脱了前期意识形态的束缚,创作出这个匪夷所思却又无比真实的故事。



□邵风华

“拉丁美洲文学爆炸”可谓上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文学事件,它不仅使魔幻现实主义作为一个重大的文学流派名声大振,还将拉丁美洲“两百年的孤独”展现在世人面前,并产生了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·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·略萨。但我们也注意到,在这个影响深远的文学事件中,缺失了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——巴西的身影。要知道,早在十九世纪巴西就产生了可能是拉丁美洲最伟大的文学,那就是马查多·德·阿西斯的《布拉兹·库巴斯的死后回忆》。在小说的开头,主人公布拉兹·库巴斯即宣称:“我是一名死去的作家,意思不是说本人曾经写过作品而现在已经死去,而是说本人已经死去但现在从事写作。”如果将其看作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远祖,大概也不为过。

什么原因导致了巴西在拉美文学的缺席?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巴西是一个葡萄牙语国家,因而一直被讲西班牙语的其他拉美国家排斥在外,被他们“以屈尊的姿态俯视,经常带有种族主义的偏见”(苏珊·桑塔格语)。而在中国,巴西文学并不陌生。早在1952年,被称为巴西“国民作家”的若热·亚马多就受萧三及中国作协之邀,携夫人与古巴诗人尼古拉斯·纪廉一起访问中国,会见了萧三、丁玲等中国作家。可以说,他是中国与拉美之间“民间外交”的重要桥梁。1953年和1956年,若热·亚马多的三部小说《无边的土地》《圣若热·多斯·伊列乌斯》(中译名《黄金果的土地》)和《红色的种植地》(中译名《饥饿的道路》)就被引进中国,后两部更是直接加进了共产主义宣传。进入上世纪60年代之后,亚马多和巴西一道从中国读者的视野中消失了。之后到了八九十年代,随着出版界的松动,他又有10余部作品被陆续译成中文。不过,当他再一次出现的时候,对其介绍与定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他由一名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作家或一名无产阶级斗士,变成了一个具有浓厚异域情调的巴西风情乡土作家。但是,亚马多真的是一个这样的标签就能够概括得了的吗?

亚马多于1912年8月10日出生于巴西巴伊亚州。亚马多经历了巴西东北部巴伊亚州的贫困与挣扎,可可种植园与劳动者的生活成为他后来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。亚马多说:“我一直就是写流氓无产者的小说家……我也是写劳动者的小小说家,主要写农村的劳动者。”

11岁那年,他的父亲把他送到萨尔瓦多市的一家教会学校读书。亚马多曾回忆,有一次进行作文考

试,题目是《大海》,学校的卡布拉尔神父把其他试卷发了下去,只把亚马多的留下了,然后说,“这儿有份卷子,我想念给大家听,因为这个人将会成为一名作家。”

1926年,14岁的亚马多开始在《巴伊亚日报》工作,15岁时开始在一份重要的杂志《卢瓦》上发表诗歌。1930年之后,亚马多来到首都里约热内卢。正是在那里,亚马多开始接触到政治。他参加巴西共产党的集会活动,并大量阅读无产阶级书籍和美国“迷惘的一代”的文学作品。在后来的日子里,亚马多积极参加民族解放同盟的活动,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,并于1936年、1937年、1942年三次被捕入狱。他还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当选了参议员,并自认为是一个好议员,因为他提出的几个修正案都被国会通过并写进了宪法,比如宗教信仰自由及几项与文化事业有关的法令提案。但他的理想并不是成为一名政客,而是做一名职业作家。对于亚马多来说,写作构成了他生命最主要的组成部分,是发自他内心的、唯一会做的事情。用他的话说,“埋头写作我就感到心旷神怡”。

亚马多小说中的人物,通常是他熟悉并共同生活过的现实人物的合体。他童年、少年时期的经历,他所生活的巴西东北部巴伊亚州的乡村和种植园,以及他成年之后的丰富多彩的生活,他在人生的各个时期所结交的朋友们,都给他带来了取之不尽的写作素材。

早在1928年,亚马多就开始为《子午线》《瞬间》等报纸撰稿。1931年,他的小说处女作《狂欢节之国》出版,受到了一些著名作家的的好评,此时他只有19岁。1933年出版的《可可》由于警察局的短暂查禁,为他带来了更多的读者,他开始为更多的报纸撰稿,并出任《里约热内卢杂志》的总编辑。其后,他的写作生涯不断被各种政治活动切割。虽然在此期间出版了《无边的土地》《黄金果的土地》等著作,但自1950年之后,他有多年时间未能写作。1958年,亚马多出版了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,一部描写爱情的小说《加布里埃拉》,此书为他赢得了至少5项大奖。在其漫长的创作生涯中,亚马多创作了20多部长篇小说,其创作之丰,在巴西乃至整个南美都首屈一指。他的作品被译成49种文字,在近60个国家出版发行,总印数两千万册之巨。

从某个角度说,亚马多是一个传统作家,他明确表示“我搞的就是传统文学”;他的作品也着力描写普通人,尤其是劳动者、流浪汉甚至妓女的生活;他的大部分作品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,展现了绚丽多彩的巴西民俗风情。年轻时代的亚马多也阅读了很多“先锋文学”作家的

作品并和他们交往,他并非不明白那些“阳春白雪”的写作蕴含了什么,但这与他要用文学“改造社会”的目的背道而驰。在巴西文学院的就任演说中,亚马多曾将巴西文学传统划分为以心理描写见长的“私人小说”和反映国家历史变迁的“社会小说”,并表示自己是后面这一传统的坚定追随者。

在亚马多的众多作品中,只有一部中篇小说,那就是出版于1959年的《金卡斯的两次死亡》。这是他的作品中最为特殊的一部: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成了亚马多写作的分水岭。这部作品开启了一种反其道而行的写作模式,主人公金卡斯是亚马多笔下的第一个“反英雄”人物,也是其后期作品中众多酒鬼、赌徒与流浪汉的原型,成为巴西文学中的经典形象。《华尔街日报》在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中,说它“完美地结合了民间传奇元素和高超的文学叙事手法,在这一点上,亚马多可与加西亚·马尔克斯相媲美”。

小说的主人公金卡斯曾是国家税务局的模范职员,也曾是家庭的荣耀,但他却不满意妻子和女儿对他的束缚与压制,选择了离家出走,与一群流浪汉、水手、小贩混在一起,并受到他们的爱戴与欢迎,被朋友们称为“我们的爸爸”。当他死去之时,他的女儿女婿和他的弟弟赶来处理他的后事,他们爱慕虚荣又私自利,为了面子而为他穿衣打扮,购买棺材,准备葬礼;此时他的朋友们相拥而来为他守夜,并将他带到大街上、酒吧里和渔船上,与他一起喝酒,最终“在危险的平底船上,在暴怒的大海里,在嘈杂的声音中,在闪电的照耀下,金卡斯纵身一跃”,投身大海。如果说躺在棺材中等待亲人举办葬礼是金卡斯的第一次死亡,而跳入大海则是他的第二次死亡——“海浪与泡沫包裹着他,这完全是他自己的意愿。”这第二次死亡,正是具有巴西精神的死亡,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反抗。在这里,生与死的界限消失了,欢乐与荣耀得到了新的命名。

在这部作品中,亚马多打破了既定的社会秩序与价值认识,揭示了巴西文化中的狂欢本质;对自由的灵魂来说,死亡将是一场盛宴,是新冒险的开始。也正是从这部作品开始,亚马多掌握了幽默这一“强大的武器”,并认为“幽默的毁灭性比起任何政治宣传来都要厉害得多”。

在有生之年,若热·亚马多在世界各地获得了无数的荣誉。他不仅当选为巴西作家协会主席,巴西文学院院长,还被法国、葡萄牙、古巴、阿根廷等国家授予勋章,巴西多个州及城市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,并命名了“若热·亚马多大街”;此外他还得到过数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。

这就是世界,到处都是否定主义与怀疑论者。

《金卡斯的两次死亡》



若热·亚马多
1912—2001

巴西当代大作家,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。他在近七十年的文学生涯中创作了三十多部长篇和短篇小说,以及诗歌、散文,多以现实主义笔法展示时代变迁,绘就一幅幅巴西社会风俗画卷。其作品被译成数十种文字,在世界各地出版。

作家评介



费尔南多·恩里克·卡多佐

他所创造的人物的名声已经接近甚或超过了他本人,对一个作家而言,没有比这更高的荣誉了。



明星

在巴西文学史上,若热·亚马多占有极为特殊的地位……他曾是并依然是巴西民众阅读最多的作家之一。



米亚·科托

若热·亚马多的笔下是整个巴西。